

瞿旋 / 著

侦察连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侦察连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瞿旋 / 著

新出图证(鄂)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侦察连 / 瞿旋 .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9

ISBN 7-5354-3247-6/I·1059

I . 侦 ...

II . 瞿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458 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主 编: 安波舜

责任编辑: 安波舜

封面设计: 合和工作室

媒体运营: 赵 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027-87679301

027-87679300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占领南京总统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103师
侦察连的英雄们，及原侦察连侦察员徐传翎、杨守来、魏纪贤、贺
鹏、师侦察科长沈鸿毅。

——作者

编者荐言：

山东人万岁

史波舜

在我阅读本书之前，印象中的祖籍山东，是一个朦胧的伴随着童年压抑的地方。父辈的耿直火爆参合着孔孟之道的偏执，常常把家族的房顶吵得瑟瑟发抖，母亲和婶婶们则小心翼翼地搂紧我们的肩膀，生怕男人们口中蹦出的“仁义”、“德性”、“孝顺”和“实诚”的反义词，像拍桌震起的茶水，溅到自己的身上，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及至年长，才知道山东是孔孟之乡，出过大军事家、谋略家如孙臆、姜子牙、诸葛亮，既有脾气爆烈的水浒一百单八将、最早的抗日英雄戚继光，也有婉约唯美如李清照、孔尚任、蒲松龄，崇尚君子和威武不屈成为山东人文化性格和古朴民风的两个重要侧面。如果给中华文化画一张名片，非源远流长的山东莫属。有意思的是，我的父辈是地道的农民，虽然后来他们参加了革命，但属于知识分子的孔孟语言，却是他们童年乡村最普遍的伦理俗语，直到今天。

及至看了瞿旋所著《侦察连》才知道，原来山东的骄傲不仅是祖上。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势力还没有来得及组织的时候，山东的农民就揭竿而起，他们以乡镇为据点，在宗室和乡绅的领导下，用土枪土炮和日军展开殊死的搏斗，几千、几百人的村镇从老人和儿童无一幸免，被日军涂炭。这样的事例几乎是遍布山东的每一个地区。到了共产党八路军振臂一呼的时候，山东的农民放下锄头，踊跃参战，几千人的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的主力部队，50万的民兵，消灭的敌伪兵力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占我党武装力量消灭敌伪兵力的二分之一。根据地的人口从无到有，发展到2400万，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了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已经是为共和国贡献了100多万的军队，1100万次的支前民工。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给予深情而又客观的评价。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地区出现大批汉奸，而山东的农民却能够

同仇敌忾？为什么在大敌当前，许多人变通、圆通，为自己的逃避甚至苟且偷生寻找文化、历史、法理依据的时候，山东人却能够刚直不阿，一根筋地跟着共产党保家卫国？《侦察连》或许给出部分的答案。小说以山东兵团的成长为背景，以一群憨厚朴实的农民兄弟扔下锄头，毅然参加八路侦察兵并迅速成为主力部队的经历，最大程度地还原三四十年代齐鲁大地宗族、土地、礼教和朴素信仰的文化生态。有意选取上崖村许氏家族为故事点，在战争灾难突然降临的时候，该村的家族成员和氏族群落激发出的大义凛然和忠勇苍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进而，小说又缩微到许氏家族的后生许传领的个案。从战战兢兢到血性勃发，从笨手笨脚到杀敌如麻，练就一身神出鬼没的本领，在乡亲们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潜伏在他们血液里的侠肝义胆和忠勇剽悍，一经呼唤和激活，就会在争取民族自由和社会公义的道路上爆发，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山东人为中国革命贡献巨大的原因。不能不说，文化的积淀是重要的因素。说到底，存在决定文化，文化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当然，山东也有逃兵，比如逃跑将军韩复榘。不过，他是河北霸县人。

古语说，温故而知新。当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建构和谐社会已成为时代强音。本书成稿期间，公安部门权威人士透露，在沿海发达城市中，山东在经济上名列前茅，犯罪率却是最低。与其他发达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山东的女子无论是贫穷地区还是富裕地区，从事卖淫的最少，也鲜有向其他地区输出。前者我不清楚，后者我有感觉。老家日照偶有出墙者，一旦被邻里发现，即携家带口远走他乡，不然，“没脸活下去”。儿时，常有当街披头散发的妇人哭喊“没脸了，不能活了”。当街哭诉，是做母亲的公示邻里宗亲，用自己的脸面换取原谅、惩戒儿女亲人的意思。哭声不大或者时间不长，得不到邻里的原谅，做母亲的还要做势撞墙，直到邻里宗亲劝解。知耻，知荣，死不当汉奸，穷不卖身体，用生命维护人的荣誉和尊严，不能不说这是山东人文化的胜利，是传统道德伦理的胜利。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文化的传承、伦理的因袭、道德的自律，是长辈对晚辈、干部对群众、母亲对女儿、强者对弱者的“实践理性”的感知影响，是榜样的力量逐渐加深的“自我道德立法”。这是任何书本理论和宣传口号都无法代替的。因而，挖掘再现传统文化伦理的活体生态模板，建构和谐社会的道德行为模式，应该成为文学艺术的使命和责任。

《侦察连》仅仅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期待有更多的和谐生态小说问世。

上部

第一章

1

山东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一营侦察班的正、副班长董家莆和宋加强，是两个艺高胆大的家伙，干什么干得邪乎。刚当侦察兵没几天呢，对于侦察，只大约知道是探消息、瞅动静、看个地形什么的，就以为什么都明白了，接到罗营长要他们到马梁子据点侦察的命令，二话不说就上了路。

他们戴了顶破了个洞的苇笠，露出一撮直棱棱的头发，穿一件露膀子的白短褂，敞着怀，下穿一条黑色的刚过膝的大裆裤子，推一辆轱辘马，扮做收花生米的，一竿子就插到了马梁子附近。不过，他们在周遭几个村转悠了一下，除在沟坡村打听到常有鬼子和二鬼子出去催粮催草从这里走以外，真还没听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他们有些遗憾，照他俩的理解，营长叫他们出来侦察有没有打鬼子的机会，是不是可以揍草打兔子，顺便宰他娘的几个。可看来这机会也不是现成的。无精打采往回返时，已是偏晌的时候了。走出几里远，潜入沟坡村东南角一块树木遮天的坟地，想歇息一下，顺便想再等等看看，那些催粮草的鬼子今儿从这里过不。

这片林地以松、柏为主，中间夹杂着柞、榆、柳、槐等树木，长得很密，枝枝杈杈在上空遮成了一个绿盖子，坟地里几乎不见阳光，偶有微风吹来，草丛起伏，树叶簌簌作响。在这热辣辣的天气里，难得有这么一处阴凉地儿。他们在一座坟前的草窝里坐下来，解开褡裢，拿出带来的地瓜面煎饼、咸萝卜条，卷巴卷巴吃起来。吃完后，打开水葫芦灌了几口水，就躺下来，听着“知了——知了——”的蝉鸣，舒服地眯起了眼。

刚眯下眼不久，从北边的小路上来了两个光头小子，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二三岁。大的手里拎着一把弹弓，小的甩着手跟屁虫似的跟在后边。他们都穿着破夹衣，一根草绳子揽在腰间，一边捡着石子，一边抹着鼻涕，走进了林子。

俩小子只顾搜看树上的鸟了，没看见躺在坟后的两个人。

凭着一股灵敏劲儿，俩小子踏进林子的刹那，董家莆和宋加强就醒了。掏出枪，两杆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目标。不过看清来者后，就把枪收

了起来，眯着眼看着他们。

俩小子仰着头，四处撒觅，董家莆和宋加强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儿，只见那大小子一抬手，一粒石子儿嗖地飞上了树枝，紧接着，一只鸟儿被击中了。不过没落下来，叫树上的一个枝杈儿夹住了。

那大小子二话没说，抱住树身就要向上爬。可就在这当儿，令人心惊的一幕发生了：在树下的草丛中，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条蛇。董家莆和宋加强都认识这种蛇，差一点儿叫出声儿来。

这蛇叫“草梢子”，是当地少有的毒蛇中的一种。身子短、细，比筷子长不了多少，身披绿色花纹，经常窝在草丛里，不细端详，根本看不出来。它有很厉害的一手儿，能在草尖上游走，身子分开草梢，滑爽地游出一个个“S”，眨眼间就会游出一大截儿。故名“草梢子”。甬看它细、短，毒性可了不得，人被它咬上，不到半天工夫，保准浑身肿胀，血凝得像紫泥块子，还有个活？

眼下那小子显然惊动了那蛇，从草尖上蹿游起来，在离那小子不到一步远的地方，仰起上半截身子，细如针尖的蛇芯子飞快地吐缩着，细圆的、灰白色的小眼睛鼓突着，上面网着一层模糊的釉质花纹，透着冷漠可怕、深不可测的意味。

空气一下被搅干了，现场的人谁也不敢动，生怕再次惊动那蛇，对那小子发起猝不及防的进攻。

那小子显然也看见了那蛇，不过他很老练地稳住身子不动了，眯着眼，鼓突着嘴，和那蛇静静地对峙起来。刹那间，谁也没看清那小子是怎么动作的，只见他胳膊在空中闪了一道虚影，一下拽住了蛇尾巴，手腕一抖，蛇身就垂下去了。但蛇不甘心，上半身一挺挺的，箭头似的脑袋一昂昂的，火苗儿似的蛇芯子一灼灼的，想把身子扳过来，攻击那小子。那小子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左手拇指、食指环住蛇身子，上下捋动了几下，蛇全身的骨节就零散了，成了一截瘫软的草绳子。那小子把蛇悠了几圈，“啁——”地吹声口哨，将蛇“刷”地悠向空中，飞得不见影儿了。

接着，那小子就像什么事儿没发生似的，贴着树身向上爬，腕节屈张伸缩，四肢躯干一抱一蹬一拱一贴，身子形成一条流畅流动的曲线，像一头豹子，眨眼就爬了上去。在离小鸟还有一截距离的地方，有一根树枝横在他的头顶，他手抓树枝，一个滚翻翻上去，顺手摘下小鸟，扔了下来。

这小子真真把董家莆的心挑动了一下。就说打弹弓吧，好像根本没瞄准，头一偏，左胳膊一举，右手一拉，就有了。关键是在打弹弓、抓蛇的几个刹那，他眼里闪出的东西，像磨亮的刀锋在日头底下闪了一下，冷冷的，锐锐的，有着和他年龄不相称的冷酷和镇静。

董家莆小时候也是个爱玩弹弓的主儿，可比起这小子，他觉得功夫还差一截子。

鸟儿就落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他起身过去捡起来，递给那小子，

说：“小伙计，叫什么？”

这时那小子才看见了面前的两个汉子，有些出乎意料，斜楞一眼，没说话。

董家莆说：“乐意当兵不？打鬼子，有白面吃。”

他本来只是半真半假地问了一句，谁知道那小子张口就说：“中！”

董家莆一怔，说：“还当真了？你不怕鬼子？”

他说：“怕啥？那些屁操的也是一块肉。”

董家莆和宋加强对视了一下，反倒有些犹豫。看他年龄，毕竟还嫌小。

那小子眉毛皱起来了，问：“咋啦？说话不当话？拉了屎还要坐回去？”

宋加强笑了，拍拍少年的头：“小子有种啊！”他对董家莆说：“俺看中！带上他吧！”

董家莆说：“谁说不带了？”

那小子对像是他弟弟的少年说：“你回吧，和娘说一声。”

弟弟说：“娘不乐意呢？”

那小子说：“反正俺要走。你回吧，俺把这把弹弓给你。”

弟弟说：“真的？”

那小子把弹弓递给弟弟，说：“哄人是鳖羔子。”

弟弟高兴地接过弹弓走了。

路上，董家莆问：“该说你的名了吧。”

那小子一抽鼻涕：“俺叫许传领。”

“多大了？”

“十四。”

2

董家莆确实看好了这个家伙，觉得天生是块当兵的好料儿，这样的料儿可遇不可求。

对许传领这小子来说，当八路也不是没由头的。

他家就在附近的上崖村，在这一块，这小子胆大是出名的，人家都叫他“愣头青”。早就有传说村北的坟地里闹鬼，可和小伙伴捉迷藏，他专往那里藏，谁也找不到他。一次他一个人猫在一个坟窝子里睡着了。睡着睡着，看见一个小伙计找过来了，伸手要抓他。他起身就跑，小伙计一个劲儿追。渐渐地小伙计变成了一个虚影子，像粘在自个儿脚后跟上似的，怎么也甩不掉，并且不知什么时候跳到了他前面。他有些愕然，因为这影子的脸光光的，看不清眼眉，像一个肉饼子，脸皮后边还传出“嘿嘿”的笑声。娘的，这到底是哪个小子？影子拽住了他，硬要向一个地儿

拖，他恼了，反倒反身一把搂住了影子，死死地搂着，想：还翻腾你了！想拖俺走？没门儿！

第二天天亮，他还在睡呢，家人和邻居在坟地里找到了他。看到他的样子，人们“哇”地惊叫一声，连退了好几步。他这才被惊醒了。家人指指他的怀里，话也说不清，“你——你——”

他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怀里搂上了一个白森森的死人头壳子。他没当回事儿，抠着头壳子的眼窝儿，一下扔出好远，然后擦擦嘴角上的哈喇子，摘巴摘巴身上的草，就往家里走。家人使劲看他有没有异样，却什么事儿也没看出来。

事后有传说说他那晚上是叫鬼迷住了，转不出坟地了，差一点儿被勾走了魂。他听了后说：“屁！瞎胡咧咧！”

上崖村东南角有一座矮巴巴的土地庙，里边有土地爷和土地奶奶两尊塑像。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庙里的土地奶奶不见了，可同时呢？那尊土地奶奶却在相邻下崖村的土地庙里出现了。为这事儿，上崖和下崖还闹了一场，差一点儿打起来。还是双方的族长出面，把那尊土地奶奶搬回原址才算完。后来有了一种说法，说是上崖村土地庙里的土地爷赌博，把老婆输给了下崖村的土地爷。这当然是老人借这事儿劝戒不要赌博的。

其实这事儿的真相，只有许传领和他那帮小伙伴明白。许传领为了把村南头刘家二小子福子手中的鸟夹子赢到手，在土地庙前和他打赌，福子说，你要是能叫土地奶奶搬家，俺就把鸟夹子给你。许传领立时和他拉了钩。当天晚上，他带了几个小弟兄，捎着扁担、绳子，硬是让土地奶奶搬了家。事后福子没敢耍赖，把鸟夹子给了他。

他一直是小伙伴们的头，就是一些比他大，个头比他高的，也服他管。他打仗不要命，就算一次次把他摔个大马趴，他也要一次次站起来，扑上去，非叫对方服软不可。时间一长，就没几个敢和他较真的了。

去年开春，上崖村的许家存在北河沿上开了一块荒地。这里本来是没人管的河滩地，都是黄泥头、石头渣子，谁走那儿都不会多看一眼，可许家存捡石除泥，送土积肥，硬是把它整得像样儿了。这块地是在上崖村和下崖村之间的，也没个明确的界限。可他整出来后，下崖村一个叫谢洪顺的，硬说这块地是他家的，带人过来强行耕种。许家存哪肯答应，就要阻拦，两下撕巴起来，许家存吃了亏，回家喊了本家兄弟、侄子等七八个人，又把谢洪顺一伙打得头破血流。谢洪顺们又跑回村，煽风点火，喊了几十个人，持着铁锨、挠钩、镢头等家什，嗷嗷叫着打了过来。这边许姓的人家见势不好，也回去喊了几十个人，两下这就丁零当啷打了起来。

这边姓许的先有人受了伤，有人就有些慌，眼看要溃败。突然，下崖村人的后边乱了套，一伙人斜刺里打过来，前边是一个毛头小子，持一把铁锨，头发蓬着，什么也不管，只埋着头一个劲儿疯抡，一下把下崖村后边的人冲散了，前边的人一慌，上崖村的人趁机打上来，下崖村的人便

四下里窜了。这时人们才看清楚，原来那毛头小伙是十四岁的许传领。带的那帮人也是些十三四岁的娃娃。事毕许传领叫娘好一顿吵，可他就是不服软，娘气得把他关在家里三天不叫出门。

除了这件事，上崖村的人对许传领这个魔头式的家伙提起来就摇头，但说来也怪，许家辈分最大、七十多岁的许老杠不知怎的却很偏爱他。逢春节晚辈到他那里拜年，有些在外边读书的晚辈，提起来长辈脸上就放光，可许老杠对他们都很一般，点点头，给点磕头钱就算了；但对许传领就不一样，给的磕头钱多不说，还把他拉到自己跟前，一个劲儿摸他的头、脸、肩膀，说这年头儿，就这样的小子能有出息。毫不遮掩那股喜爱劲儿。

有些人不服气，也不理解，背地里嘀咕，传到许老杠的耳朵里，他很不以为然，说：“读书当然好，可咱许家多少辈来缺的不是儒生，是武生。细琢磨琢磨，咱为啥没少受人家欺负？就是咱家的脉气软，在世上挺不起腰来！甭说眼下还不太平，有小日本在闹腾了！碰到事上，单凭酸不拉叽的儒生不顶事儿！领孩这小子骨子里凶巴巴的，天生就是一块搞武的料！就看有没有时机了。”几句话就把人给顶回去了。

3

许老杠听说许传领的娘把许传领关在了家里，拄着拐杖走进他家，对许传领娘说：“我说孙媳妇，管孩子不是不好，不过应当顺着孩子的性子来，要不越管越戆茬儿。叫俺看，依着领孩的性儿，还不如叫他去当兵，说不上能出个人物，咱许家也能硬气起来！”

传领娘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是不会答应送老二去当什么兵的，“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一向明事理的老人，怎么还能出这番主意？不过她还是把传领放了出来。

传领听到老爷爷说的话，怦然心动。

其实细想想，他确实是很喜欢枪的。村里有好几家富户，数张家厉害，在岚山头、青岛、上海都开了商号，叫“利盛达”。他家在上崖村的大宅子里养了兵，有的背匣子枪，有的背汉阳造。许传领一看见，眼就直勾勾地盯个没完。好像人一背上那玩意儿就变得不一样了，钢钢的、硬硬的、神神的，快顶上天兵天将了。他总感到那家伙要是拿到自己手里，肯定会通了自己的气脉，全身畅快得像过节。他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劲儿，想当兵了。为什么？就因为当兵的有枪。

当然他喜欢枪，还有别的原因，就是这两年来他憋了几口闷气。

他家里只有三亩薄地，平时就不够吃，加上大大（父亲）长年有痼病，花销大，每年一打春就挨饿。二十六年（民国）春，大大的病更厉害了，说着就咳出了血。有一次眼看要毁了，想起要喝点小米稀饭，娘领着

传领到一个不出五服的三叔家讨一把小米，三叔很不耐烦，说：“也没见你们这么没有心眼的，你家那块薄地，俺盘了三年都没盘来，这倒想着来讨小米了。你娘俩回去冲俺那个犟头兄弟说，要是今儿想卖，我原价再加一斗小米，别说喝稀饭了，就是吃干饭也得吃多少日子！”

娘是哭着走出三叔的门口的，她没敢把这事对大大说，也嘱咐不让传领说，只说三叔家也没小米了。那一次大大到底没吃上小米，就闭了眼。

这一口气算是憋在传领心里了，还有一口气是日本人给的。

二十七年（民国）五月十二号那天，他跟着下崖村的舅舅到日照县的南湖集去贩虾皮儿，大他一岁的表姐想到集上买衣裳，也跟着去了。那时他心里就对两个嫚（女孩）有好感，一个是和他同岁的福子的妹妹刘秀菊，再一个就是这个表姐。有一次刘秀菊给在外边玩的福子送煮熟的地瓜吃，也偷偷塞给了许传领一个，悄悄说：“背地里吃，甬叫别人看见。”

许传领悄悄溜到一棵大树后边，把还温热的地瓜吃了。回想着秀菊的神态，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就像在家偷偷喝了一口糖水似的。

表姐对他也很好，只要去她家，有什么好吃的，比方说一块锅贴了，一个梨疙瘩了，都给他留着。这天他们赶到南湖集，没想到刚摆下摊儿不久，就听见头顶上有什么在响，呜呜的，震得耳朵嗡嗡响。抬头一看，有五只鸟一样的东西在飞，有知道的人就喊：“飞机、飞机。”

集上好多人都抬起头来看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见这玩意儿，寻思怎么这样的铁疙瘩还能在天上飞？真是怪了。个个踮着脚，脖子抻得老长。

不多会儿，那五架飞机抖了抖翅膀，发着刺耳的叫声，突然滑冲了下来。接着，从它们肚子底下滴溜溜地下出了好几串蛋。

下边的人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儿呢，就是一阵山崩地裂的狂啸，就是一片烟山火海。地皮被掀起来了，天倒过来了，人、房屋、商摊儿，地面上的一切都进向了空中。

他眼前一片灰黑，刹那间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了。待醒过神来，整个大集已是一片尸山血海了。断臂残腿，肝肠心肺，飞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枝上，有的贴在断墙上，有的血糊燎烂地垛在自己的脚底下。更有甚者，眨眼间，不知从哪里飞来一个血糊糊的脑袋，还在龇牙咧嘴、怒目而视；一会儿又看见半截身子，在地上一抽抽地爬，拖出一条醒目的血河。

这景儿不是一处、两处，不是一点两点，而是一大片，看不到头的一大片啊！他想闭上眼跑出去，不是踩了一堆肉，就是踩了一摊血。只要一睁开眼，那派血腥就硬硬地、尖悚地向眼里钻。一股浓腥的、焦糊的、呛人的气味，稠得像泥汤，堵住他的鼻、嘴，噎得喘不过气来，噎得一个劲儿想呕。

这是个什么地方？是不是人家说的十八层地狱？他想喊喊不得，想哭哭不出，最后连跑都挪不动步子了。恐怖像一根绳子捆住了他，只剩下了

颤抖、抽搐。一张血网生硬地、残忍地滤过了他的脑海、身躯。

但或许是刺激过分了？这血网也在他身子里摩擦出了一股麻燎燎的热，脑子里突然泛出了另一种感触：人的身子想来该是被尊着、宠着，是很了不得的，却原来也是这么轻贱，这么不经折腾，说拆就拆了？说撕就撕了？说烂就烂了？

他就像上了一堂残酷的启蒙教育课，脑子呼啦被揭了一层盖儿，蓦地明白了一些什么。渐渐地，身子里顶上了一股腥烘烘、血糊糊、热辣辣的液体，像滚开的水一样，鼓突着炽热的泡沫儿，身子里的心肝肺腑等所有的器官都浸到了里边，被煮沸了，跳跃着，尖叫着，像一只只齧牙咧嘴、怒目咆哮的小兽，要跳出去，咬碎、撕碎、吞掉什么。

他觉得身上长出了一些什么，咯咯吱吱地长出了一些什么。

这一场惨绝人寰的“5·12”大轰炸，死了637人，伤者过千。好在他伤得不厉害，只叫蹦起的土坷垃砸着了脑袋，一会儿就不疼了。他舅舅的胳膊叫弹片削去了一块肉，可表姐呢？待他们醒过神来，只哭喊着找到了半截绣花鞋，别的什么也没见到。

这以后的一阵子，他老是做噩梦，愣不怔怔地醒过来，惊出一身汗。他常琢磨这日本人：你说怎么还有这么狠、这么不讲理的呢？你在天上，俺在地下，都是些庄户老百姓，隔老远呢，也没惹你，你怎么能那么祸害人？成百上千条命，就是对一群蚂蚁下手也得思量一番啊！就是因为俺们老实，没有你们那些杀人的铁疙瘩？

林林总总地经了这些事儿，他才觉得，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多不平的事儿，什么时候能有一把利盛达家兵那样的枪，跨上马，当一条好汉，他娘的杀尽日本鬼子和天下不平事才好呢！一这么想，那腥烘烘、血糊糊、热辣辣，像滚开的水一样的感觉就会泛上来。虽然这时候利盛达那样的大户人家为躲战乱都已经搬走了，见不到枪了，可他还是想。有时在梦里就喊：“枪！枪！”

所以董家莆半真半假地叫他当八路时，他立马就应承了。

4

眼下，董家莆对许传领说了他们窝在坟地里的想法，嘱咐他，要是看见了鬼子，就数数个儿，看看到底有多少。于是他们几个趴在一个坟后边，直瞅着东边的路。

别说，也没白费功夫，太阳大偏西的时候，路上终于出现了一队人马，前边是一队二鬼子，中间是几辆满载粮草的马车，后边是一队真鬼子。

这段路处在两个坡中间，董家莆他们隐藏的坟地是西坡，东坡也是一块坟地。两块坟地的上边遮着黑压压的松柏杂树。从这里向路上看，西照

的太阳把光线洒过来，在路上形成了一层虚光，细细看去，中间还有缕缕袅袅盘升的水汽儿。土黄色的二鬼子，鲜黄色的真鬼子，杂色的大车、骡子，挑在肩头的乌亮的枪身、一闪一闪的刺刀，投在这层虚光上，在树木浓郁的背景下，形成一队似虚似实的影子，就像皮影戏里的画面一样，渐渐逼近了你的眼睛。

许传领看到这列人马的刹那，不知怎的，头皮就“铮——”地麻了一下。听人说，人要是碰到了狼，就算还没看见它，头皮也会发麻，可他在坟地里碰到过狼，没觉得头皮发麻，碰到鬼子倒麻了。他们上崖村很偏僻，虽然听到了不少鬼子的事儿，但还没亲眼看见过，今天这是第一次看到。他觉得这些鬼子不是平常人，身子里可能装着一些很怪、很邪乎的东西，莫非是些铁牙钢嘴、铜心石肝？

不多会儿，就觉得血一个劲儿向上顶，顶得脑门发晕，太阳穴蹦蹦地跳，身子蓦地鼓起一股劲儿，想象着自己像条恶狼似的蹿上去，狠狠地用嘴撕那列影子，撕得他们血糊潦拉、粉身碎骨。可他同时又感到有一种恐惧在身子里游荡。冲动加恐惧，像两列对撞的浪头，汇成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使身子微微颤抖起来，眼看着那列人马走过了这段路。

这当儿，董家莆和宋加强已经给鬼子过了数，互相对了对，董家莆说是四十六个二鬼子，四辆大车，三十二个真鬼子。宋加强说是四十八个二鬼子，三十个真鬼子。他们又问许传领，他这时才一下清醒了，红着脸没说出个所以然。他根本没记着数数的事儿。

不过董家莆也没埋怨他，和宋加强一商量，大致差不了几个，就以自己数的为准。

5

董家莆和宋加强刚回到驻地，一营营长罗积伟就喊他们过去汇报，汇报完后，罗积伟也跟着过来了。他一张刀条子脸黧黑黧黑的，个儿不高，浑身瘦筋筋的，不过长着一双大巴掌。眼下他就用一只大巴掌拍了拍许传领的后脑勺儿，亮着嗓门说：“我看看你们领来的是个什么小子？”

许传领感到他锉子样的大巴掌拍在后脑勺上很不舒服，并且他的话音怪不拉叽的，有点像南蛮子腔，又不太像，反正叫人听了不舒服，就梗梗脖子，剜了他一眼。

罗积伟咧开大嘴笑了：“好家伙！虎了吧唧的！这么的吧，我还缺个通讯员，跟着我吧！”

旁边的董家莆急了：“营长，人可是俺带来的！”

罗积伟说：“看你吓成那样子。那就叫他留在这里，看你们能不能把他带成一个好侦察兵！”

董家莆嘴一咧：“营长你尽管看就是！”

罗积伟说：“看看吧，看看吧，训练了那么多日子白费了！这样就行了？应该敬礼是不是？”

董家莆一个立正：“是！”

许传领这下有点明白，营长好像是个不小的官儿，就鼓了鼓劲：“营长，俺的枪呢？”

罗营长一愣，接着说：“噢——来就要枪啊！也对，兵嘛！不过，你是侦察班的人，你的枪我可管不了。”他向董家莆偏偏脸，“你得问他，这枪该怎么发。”

他说完就走了。

许传领眼巴巴地看向董家莆。董家莆粗着嗓音说：“咱队伍也不是不发枪，可眼下缺，要等的话，就得等别人替你抢，有种的是自己从鬼子手里抢。”

许传领脸一下热了，想：“毁堆了，管他们要枪，是不是叫他们把自个儿看成没有种？娘的！不过一时没有枪，学打枪总可以吧？”就说：“那打枪教不？”

董家莆说：“当然要教了，你还得好上学！懂不？”

许传领突然扑向宋加强，一下把枪从他腰里掏了出来，喊：“俺先看看！”

宋加强吓了一跳，一个翻腕把枪夺了回来。说：“你小子这么愣啊！找事不？真想学啊！吃了饭再说！”

说到吃饭，是营部的管理员老范发饭票，每人一天八两粮票，四分钱的菜票。一天两顿饭。侦察班吃饭有个诀窍，就是每顿饭交上全班人的饭、菜票，到伙房凶头恶脑地划拉一簸箕干粮，舀满一桶菜汤，把饭打到自己住的地方。这样笼统着打饭，量多数能超过实际人数。

副教导员杨义分工负责营部的后勤，老范就找杨义反映，杨义找到董家莆和宋加强熊过几次，他们都说一定改正，可下次打饭还是如此。时间长了，也就没了办法，因为营长宠着侦察班。许传领来后，虽没吃上姓董的说的白面，多是些高粱煎饼外加菜汤，可多数时间能管饱，比在家里强多了。

这天老范用几个月的伙食节余，托地方上的人买了两只羊和一些白面，炊事班嚷着要做炕饼、羊肉汤。人们一听，都恣得不得了，老早嘴里就淌涎水了。侦察班的彭二还到炊事班帮着杀羊，用自己的匕首挑开羊脖子和腿腕子，一会儿顺腿腕子吹气，一会儿剥皮，一会儿嘴里叼着血淋淋的刀，用手向外掏五脏六腑。不仅仅杀了、剥了就算了，还把骨头该剔出来的剔出来，骨节、筋脉很是明白，下刀没个错。做这些时，眼里迸着锃亮的光，喉管子里吭哧吭哧的，很过瘾的样子。几只羊都是他杀的，几经折腾，不多会儿就杀完了，变成了一块块肉。引得一边观看的人啧啧称叹。不过许传领老感到他的样子有些吓人。